





張文獻公集卷之四

初制

初皇太子納妃

勃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九是嫺媾且循正於人
 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鳴儲副是為仁
 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
 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
 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者南遷康流罪降至
 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違偽明者勾合知情受偽
 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錄為百姓至後勿許東西諸道



在行人家及蘇寨博獨奏州縣長官檢校於放產科
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
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獲騎衛士雜匠
掌開募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
亟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
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
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辭年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官官
九品已上諸司級禮會祇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肅高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
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
更加勳一轉禮官備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與主
旌節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
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勳一轉皇太
子舅尚輩奉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
右武衛騎曹趙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
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
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
官兄吏部常選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

官等各鄣級給賜物即宜領取安慰者所以宣其情
頒錫者所以符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初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天下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又
共理黎元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
將以博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敷政投屣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

揚其職不當肖余干進苟利其身流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然陟新繁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有州有賢牧亦
足解帶仁政不進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杜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檢存盜賊禁止鄰驛無獎嘉詠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旋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用遠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言
令夫星列纒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嘉心
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底當加考別宜知朕意並

好去

勅處分一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廿餘載每忘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
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旣熊軾尤寵有加甘靈爲至
寂寞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爲庶尹所能已也
於此是用罷寤增歎歎勤永懷更爲後圖或末晚也
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旣清蓬麻自直爲長
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適相慰誨以副共理之寄
用尤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
菜色皆由好逆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平遇凶

意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
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
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
無妨奪吏不侵漁旣富而教矣畏不理至若征鎮
重孤弱命窮將頹衰矜以遜仁恕其餘常所禁自可
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
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餘蓋闕竟
入朝計真幸遶除勿日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
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推聲實是與推履行
是憑古者刺史之爲三公卽官出爲宰百里豈有

也何在彼彼不交於理郡故誠須勵精以陳後命
即好云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天義無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
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流
所望而未至願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于之
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候伯
之尊宰邑敵予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教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朕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
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貴成之意耶以
故一切遷州將矯其弊卿等至被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
所以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至今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
姦生逃者租庸頗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
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獄訟所寄人
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閑實乃多為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王吏自今以後元

下繫因非應申獲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拾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於禮義不與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惰幻者詎
勢惡入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
聞此未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成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遵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防嚴分下道朝集使

勅拾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
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水旱而賦役不平等得
情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燕命使
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未圖政之殊
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於
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為之所雖遭
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逋使戶多虛籍
人苦均攤務欲剷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為創為
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政
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

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
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
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
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
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燕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
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何祭寵徒增祿秩此
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
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
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
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寃滯致有
妨奪鮮寡俾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利喚朕有
所懸爵秩惟待賢僻若政果一州惠施一縣使若廉
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後
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
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無欽
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焉乎
合於仁覆之意也天宓敷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
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

記及茲雖未解盡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攻猶
壽駁俗尚沈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
不仁於父母兄弟不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
文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
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結
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
陷訟獄之弊怕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之
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
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改理先務仁恕寧不
懷之且五常備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侍丁寧自

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
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
諸有姬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
天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眾興役妨時害功特宜
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孀物向陽和
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
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
者萬事之統得其妥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
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
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

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邪百辟卿士
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按
小利綜緝煩文邀名且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
怨心朕甚饜之所不取也各嚴精一共興玄化俾蒼
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
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
要每年貢舉人量咸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
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
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物亦宜家置一本每須
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與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
未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
官又詮選限其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
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齊部等簡試並
於禮部集既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向屬關輔無年遂爾東幸國
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三陵所
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南有爾時爲宜以下年正

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天應錄行幸所須務
從節戒所由明為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
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為本賦歛未均當宁思之良所
於邑且十道為率六察分條周浚以選事有因章帝
王之制義在隨持其天下諸道宜依舊迹要便置使
今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經理與人有犯所在
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是科賦稅量事取安朕
所責成實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備言其使宜令中

書門下即簡擇表問朕將親覽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稱潤於東
師所以悉選列城聿求達率豈徒剝察將委緝寧胡
哉大夫檢被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賚給使上柱國
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無茂成員適於理道蓋統同
於公心或重變不衷或自主無玷可以範儆即國康
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殷懷文
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使誠須婚過必在仗賢而
前此使事不無廢墜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

毫髮大莫振於網領木 條參却所續奇未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獨疾苦之原
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遺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
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今譽言可後也宜副朕懷可
休前件

贈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丞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疎
間親遠以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
為致廟各令子孫自玉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

宜令依舊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
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
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茲釋賢良未得所鄉等各
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
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
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弃地或以頽碎而不專意或以辭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嚴與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无功

也冬未寒甚卿其衙官軍士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地也并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卽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今令趙惠琇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
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
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旣
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
時傑志合木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旣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旣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旣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卽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
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免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穀粟不可以抄斗質有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為資迺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貴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及經之議安有定邪終然自拘必無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男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勸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益積功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一且一且有遺宣獨
敗于厥躬必將必一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入
食食訖好去
並於朝堂坐

勅議放鬆鑄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較焉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上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求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鉅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紘然固拘必無

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棟
王洽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洵等性皆中
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
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
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
二千戶王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
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荆
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

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丞登清要吳委
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言謗及令按事
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
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
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
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余之責已
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
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
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玉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
下可廢為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難難輸誠於履險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畧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拱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脩譔王者施行

張文獻公集卷之四終

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吳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
而會歌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
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茲相
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壽王
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機走退動
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
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道書指不多
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歷近三
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
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
遠走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
忠義之徒後知公旨自間伏法自取
深亦何是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
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
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山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山州都督張待賓得卿表一一具
自取跡或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
聞邊事勤辭皆備用意即朕無憂也
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等命
敢犯盛垣卿裁勇過人臨難無苟
羊略有暴夷足申威武是皆節朕
銅既交在卿亦有所請神道如順
應不為美今特

物可以時將廢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
陣亡固將添補情亦宜進錄當有加贈是末喜熱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陀入
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共蕃變有違將今
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嘗自歸本處亦可
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德懷其
草美水皆在北定計以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

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山客書

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摠苦已勞神若不誠
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
不然備是卿忠烈莫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後何憂
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喜熱
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遠胡愈及
備經驅率匪人圖犯邊疆皆如素慮不出言

幸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望而動
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使但錄公以毒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茲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同之心
棄其已疲之衆捨歸路剪滅逆寇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推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可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氣機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實以時敘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堂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待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安好今賜卿表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國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漢不意合會
地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微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
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懋惡勸無實
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將軍兼
正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暘川等至兼得所
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
稱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勅海棘鞞不識
信負恃荒遠且爾通誅鄉嫉惡之情常以奮厲
羊道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北
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
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通
有奇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特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錄事緒未及還

忽嬰疾遽令救療而不卒疽逝相次數人言命味
鄉載深軫悼想仰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
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者雖言
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傳
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道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嘗以
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貞者通和朕每撫
之如子行率衆然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竟我邊障固當庭川關侯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帥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遂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恃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內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統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賊定遠賊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盡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訖中簡擇
驍健五千入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蒸糧

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此其諸道徵發至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計襲時不可失矣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郡可大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郡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讎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其死
地果自亦銷朕始料之一下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遣天招殲破國將臣

此舉已見其微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適微言念於此
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
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車勢合備殆非妄傳向若矣
而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適配皆可成擒應為懸軍未
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
以防大食之下以換雜虜之心豈是哀情其其姦數
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伺隙乘便取亂侮亡
不以此時知待何日信成功立事有賞高班信若四
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賊功一皆委卿錄各據實
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

好道者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三封新書

勅王尉斯得卿未知諸將接異亦有克捷是卿指麾
獲是凶醜蘇祿背德敢竄冠鋒自斃犬羊之群我無
毫釐之失聞其狼狽度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
張燕之等雖各行誅猶限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
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衰既
不整心且非一鳥雞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突破之
必矣且如所奏亦是中感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附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

將既歷叙人則要求如此相象自然執法朕以信示
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
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吟卿等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
東北重鎮匈奴斷管山北扼節制之權莫不在是
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恐遠隔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
吳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陰謀且為獲將遂播毒
惡賞頃明至如地少之遺遺當當首非不嚴不勞

我師頃者偏小遠功或亦前奉其奉言而不賞示信
何歸賞而有虛名勢何動也言者小利之書不思
勇氣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只待西人而華弊成功
官在卿爾其有賦非天下以有治亂然殊效者可
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無自勉令有
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事而制記不立莫然笑人
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五
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既破傷殆

其介阿史德曷泥熱米朝公之謀也東封遐選兵部
侍郎折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
是考遺訓補缺典飾有由稱狩之權詳征稅簡稽之
賦頒九歲之政九情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
鄙不登帝用之於此中事即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史大夫其出書入有歸也天憲惟
明肅乎人知也奉不辭者先時天撫黃問侍郎
能遠侍中是之勳也古法大法二指百按之推若
酌九沉之嘉其以文武之變人之和冰火象焉其
惟實錄也其山之書也其書之書無得稱焉矣

是大化之... 道難以... 秩以平... 泰之... 郡方... 執事無... 符於... 汨而... 后土... 抑人有... 勅新來... 得安全... 今者... 誠能... 即捨... 勿不知... 不多及

勅契丹王... 勅契丹王... 勅契丹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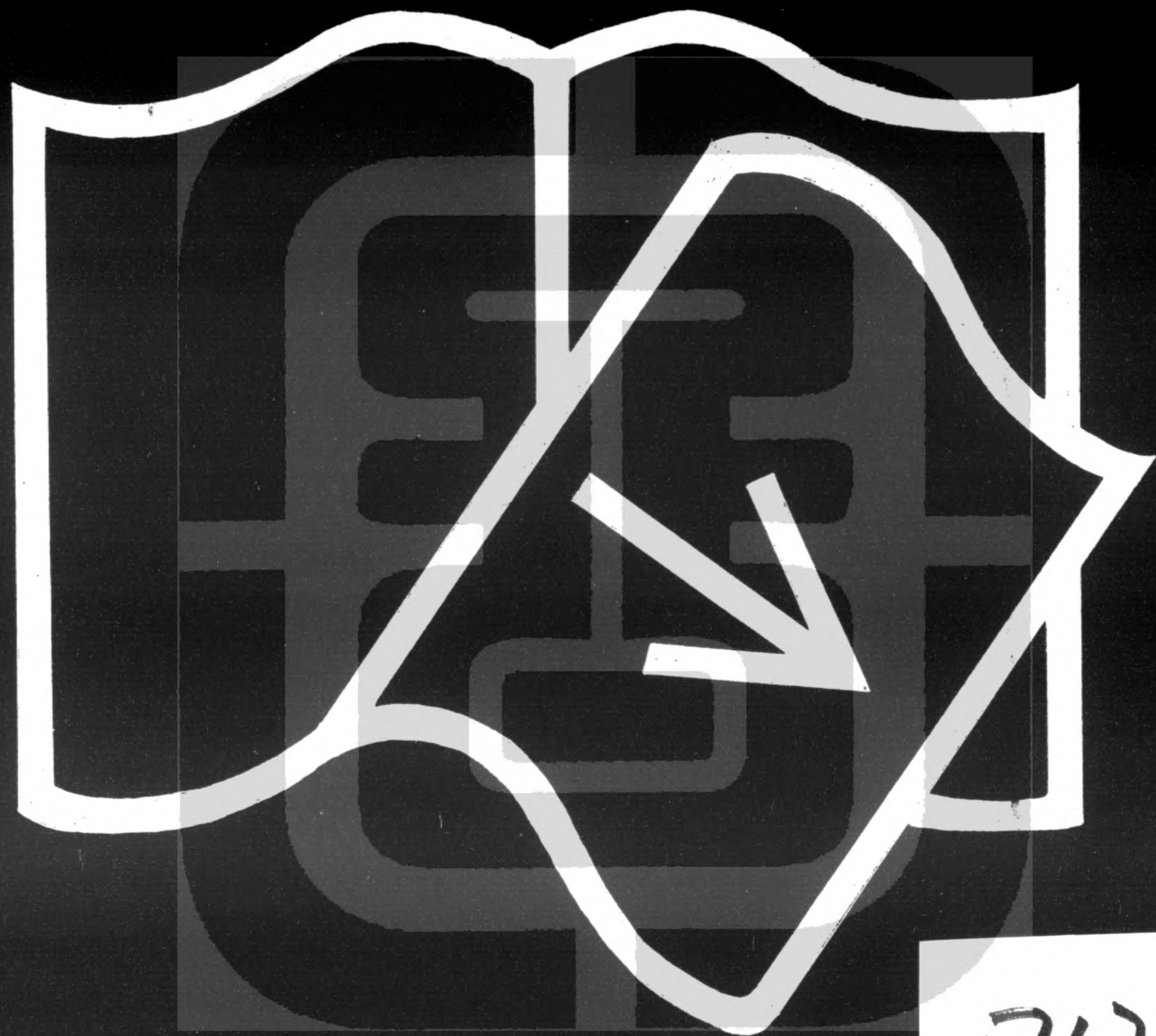
勅契丹王... 道則... 勅契丹王... 勅契丹王...

實養禍胎今時之危傷萬分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慘
而成去百死之危傷萬分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慘
也今茲復來又何害之當是時若有害於本於忠誠
率先種人故於死地身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
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何憂聞卿此來豁然意
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
豐草妻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
誰不求安保此來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
部落初歸慮須安置可與守速審定務依蕃部所款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

全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
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
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葦爾渤海久已通誅重勞
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
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於百姓



原件短缺

P12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羊不得生養
及依附空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隨事當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亡卿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瑾先已往
彼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慶分夏中甚
熱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
腰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美都督張守瑾

勅李歸國近聞守瑾在爾天倚官稱雲輒構異謀携
間部落乘機欲行不義爾知卿志我一心糾結無
隱臨危制勝守瑾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蒙朕厚賞守瑾七朕於諸番舍養過厚亦預
人類亦合

之在人以... 去龍群... 憂不實... 平安好... 及

勅吳都督... 書

勅吳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
突厥欲滅卿西蕃先執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
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
為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
衰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

深極冷卿及... 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
誠可殲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
亦繼進相與攻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因默
誘備虜師與家之難慎在於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
若見可則行發... 全不可... 涼卿及持士已下... 及

勅松模部管...

勅松模部管... 大將軍... 禮得張守... 知卿等破賊... 且... 其心善善又甚輕敵入事之與神道可... 不有... 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樓加成捷然狂吠自... 技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預防之重不可失烏知我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避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有殊至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 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 此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咸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遺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軍令若此得算已多勿使忽致難於平路卿此... 朕何心宜善將... 不得自勅秋涼卿持... 已下... 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

初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遣塔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叛亡之理身奉山腰印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節制更關二層東際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遣襲遂有輸火控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表不落其則不遠也者
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慮盡平去坐信息日夕往來數與善宜首尾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宜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書

初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
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欲遽誘其裏叛亡相繼及師
徒進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且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
孫山揚景輝取靈前軀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
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弟祭應合贈飾亦以扶聞聚兵饋糧我不可久
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憂勞何以除惡永文為志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被軍心馬已勒朔方

滑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三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
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
殺亡何善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言
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闕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
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控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關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戢軍

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
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
瘞救療弟死問生寇讎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
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戎邊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
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保功名平虜軍
儲取能支久若賊口乘食費施更多早宜處置使得
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
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節等之思明往已有處分
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撫山等無我兵威曾不審料
致令損失宜其就誅所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
叛勢尚未合乘其疲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間山深待
不存之地萬一獸散豈無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
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
事有勝有負無以避追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套
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
足可除所有妻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
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任速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

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即
制斯在而二虜得復來此有謀會不足思信其至此
又委安祿山任矣然則平盧不奉其約是事無緣一
朝損失維情何足道以卿忠誠是責善雖有過失
一切不論實錄其功其罪其後我國深易慮以補
前闕此賊既敗其地必安事須防無失使也一一
並趙堪口具是初漸熟卿及務士並平安好遣書報
不多及

勅平盧將軍張守節

勅平盧將軍張守節士已下
懷撫不置以邊境之
固非人也頃者所以
豈欲整人知等安身
討除近日安祿山無
徒擇將非良傷人已
盧其陣亡之人並委
具以狀聞惻投陽竟
然此賊比來制勝已
授繩繫頸人有其心
安祿山

之誅緣性敵太過勿因此畏懼致失後圖立功成名
榮貴期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莫初漸熟卿等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

勅新羅王金興光
繼雖隔滄海無其
率心忠義無
應體至懷
異宜奄忽
乍聞應以傷

吏人並平女好漢等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之海海王大武藝書於民宗之間自相慈聞門事時而得不容然慶之西陸為解之故亦云不失姓爾得新則御也雖海白常習華風至如兄交第等事皆其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不容其區情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貴德思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侍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會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亦時

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一福言則似順意向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參朕亦親有處分皆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遂獲非遠善又何加焉

文獻通考卷五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或用嘉歎未祚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廢分各加官賞
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遣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讎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
然此是入情况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未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這
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輪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亦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遠未遙聞我旆從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流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未圖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指
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朝難等先犯國章官用逃南歸亦
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新熟卿

及在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
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
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番漢
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
無慮委卿在遠實請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
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衣
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
大勳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
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
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安
勞宜令大同軍即辨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
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王誨表具知
 所緣鄉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疎
 董念封經使其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寃
 誣後自病亡豈可恣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
 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
 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
 之衆交籍緩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



從此改脩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爲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

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爲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徽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羗嘉弄等亦卽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預備惡人寇讎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洪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執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雋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取鹽井比

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
防守益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
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更人
已下益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
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
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
城堡畧觀此意心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
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

數加戒勅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
未經戎事人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
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
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
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卿
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
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

屢在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類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卽有擢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卽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旣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實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卽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初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旣振後敵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未必已可數與王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解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爲擾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勅苦良深
嗟嘆旣負忠義爲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
退散攻圍旣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
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旣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
後何如逆賊有謀遠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
諸城有糧兵復是用忿矣之虜行應再來勞衆誰心
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
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爲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今賜袷衣一副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
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
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
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下是空言且
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詞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讎錄
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
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
虛有報章未得要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

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襲
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
言念勤勞良所嘆邁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
彌年是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
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却數其中不列姓名已
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並其
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也收是時尤

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
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
凶黨而并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
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也苗旣能
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
此番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何便事儻不濟
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

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
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懇
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受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漸冷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下忘褒擢今授
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言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著候入若有形勢事資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
勢在臨時固難造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疎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逼城張
義之等不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下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遺賊糧少或為其所知持
火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
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下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大命寇讎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令復何似善須
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哀贈卿宜
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豈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章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紮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志我大惠敢作寇讎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足似

而天地不容卿等我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健壯五千入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勢則自潰若以計取不可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為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從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之
囊文可汗即令彼招斬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至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若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群惡終冬不去又聞將
士與闕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為耕亦
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
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速憂朕所懸官
爵惟賞忠義皆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

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
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知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
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
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
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
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倖成醜虜今也
其時勉樹遺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
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朝
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違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
祿得狂方擬肆惡遣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号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未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遠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志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敘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處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鄉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
畧已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干狡美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
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
敵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
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
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牛馬不保於孽

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田疇
致此勞苦向若無卿以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
當駭雄之巨衆彼則胡父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
寡不敵戡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
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爲上智今
爾疇其并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
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
珪量事處置務逐便耳今旣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
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支衙宮刺史縣合并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思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前良深慰也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
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朕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感疎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乘事所須並依來請却與可
使將往必令及斯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國是望

忘彼使近來且知安善又聞醫善情後是事叶和亦
言善執柔謙承以爲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已極不
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他物想念如宜請下
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實元禮往道音信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未知蒙賜長
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且其殘破首非生
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
及蒙歸我等立功並委卿斟酌合行賞置在不來時
尚交蒸路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

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
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
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墓之心何
可堪慶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
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
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
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
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

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思古章
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之廟貽範紀功因命之宣
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初尚畏
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
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維有先言
然爾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誠
不以此爲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
羊馬不足以食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爲武不

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
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疵
廢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效昔德又知兒
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
辭拒彼使其知兒若摠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幸
馬土地摠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
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佐鬼神有正主敢共
這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誠看取可汗雖為君長
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
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其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當
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
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侯片
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
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

是念朕以擅殺彼使乘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
仍傳旨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
依奉其未晚而乃摠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
我四禁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然嗟於國
家豈能大損中間侯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晦河
來其不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後嘗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事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遠備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為心可汗其語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我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矣關侯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
辨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營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奉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關伊難如從我界過慈蘇
捕獲弃物奏來所有番書其言物數朕皆送還替書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番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侍作珍奇黑毬赤磨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其意勿妄生詞且關伊難如越界可汗後邊頭作
便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内誠着若為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思舊朕即弃捨大過文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往可汗自得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暑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衛官並平安好遣

言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初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兒初五欲相侵實特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
故聽與留者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勤兼願堅昆
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
示意又移健達下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
信約遠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
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志
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
苦勅令却送去似不相親今親都賜蘇農賀勤丁及
是望使下撫二萬其納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
並勅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初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未音信斷
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
父子之間直柱在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勤
虔刺送千字書與特馬其數倍多又有諸番馬來亦
是兒所愛遣使若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

今世為既無多物亦易辨其度所制前後一萬四千
尋元初亦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逆
所以務留計物五十萬匹來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
租庸田度無窮非特和巾錄此為價通容稍遲處利
是子亦還不足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寔心今見
續續市為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餘在共送如
管家去位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送如
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
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由
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寧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
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逃馬多兼云蘇農智處羅達
于三年在此與兒更無問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
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
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畧簡
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
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

北蕃復與朕爲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
人專由利動蘇農智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
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往時不又當週亦勿惟也
所欲遣使來者旣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
平安復申朝覲竹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見及
平章事金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
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旣是舅甥以今日公
王卽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

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管人
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
贊普並旣是親好卽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
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路遺邊鎮守提防這是當彼
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摠損所送金銀諸物及盜偷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還彼旣與蕃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
畧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來被畧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卽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
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遠將遠
下人邀功變好為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親亦當自誠
如此覺察更有何處萬事之間一無所限謂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相親知之體至懷也物亦相體贊善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無其處題書指
不多及

勅饋西度營田使章仇兼瓊書

勅饋西度營田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在風纒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處既無節度緩急不
相為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掇平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持稱之間自漢得所今建醫
人將乘就披香燕可與之尚置隨病所宜冬寒卿此
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善書

皇帝問吐蕃贊善近實元程性事其所書贊善後來
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念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

姪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惡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得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得州之外尚隔諸蠻既皆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是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進來亦不拒乃是西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段續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得州之故縣益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據疆河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滿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

疑至如西自慈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辭廣求更以自益錄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被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問構夏中已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言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

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我何涉近
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蠻酋
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後定屬
番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云言
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雉雉
邊人竄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
親朕又君臨六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
何獨相尤而不思巴西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
聞莽布支西行後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南蠻
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勅兵數萬繼赴安西
儻有所傷慎勿爲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卜塊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

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慮不實亦計贄魯不合
異圖故令人審看定何錄也特潘息廻日更別具委
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
贄魯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
待實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